

这个初夏,我们聆听纽约爱乐

◆ 孙国忠

上海交响乐团举办的夏季音乐节今年已是第六届了。与往届不同,作为“大本营”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次成为展示音乐节活动的主场。上交音乐厅运营近一年来,其优良的设施和一流的音响效果得到了音乐界与广大听众的一致好评。当夏季音乐节进入到这样高品质的艺术空间,普及与休闲的赏乐意趣中,显然增添了一种“专业的品位”。更让人兴奋的是,这届音乐节请来了大名鼎鼎的纽约爱乐乐团作为驻节乐团,四场曲目完全不同的音乐会让人大饱耳福,尽领世界名团的风采。我相信,这个初夏聆听纽约爱乐的经历将成为许多乐迷的美好回忆。

取名为“纽约 Gala”的开幕式音乐会先声夺人,气氛热烈。英文的“Gala”原意为情境欢愉的庆典性演出。听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演奏清一色的美国作品,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巴伯、科普兰和伯恩斯坦都是美国音乐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们的创作风格差异很大。巴伯的《造谣学校》序曲配器讲究,精致的管弦乐色彩所呈现的抒情意味和音乐雅趣表明了这位新浪漫主义作曲家独特的艺术品格。

纽约爱乐演奏的科普兰《阿巴拉契亚之春》组曲与伯恩斯坦《西区故事》组曲的美国风味更为浓郁,前者的舒展、清朗让人联想到美国乡间淳朴的民风 and 辽阔青翠的草场,后者充满张力的交响话语中则渗透着流行音乐的律动,形象地表达了纽约城中的生命活力与青春喧哗,帅哥贝尔的小提琴华彩性独奏使得这一独特的交响叙事有了更为强劲的艺术冲击力。

与纽约爱乐同来上海的还有钢琴家伊曼纽尔·艾克斯,他分别在两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勃拉姆斯《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和莫扎特《降E大调第十四钢琴协奏曲》堪称完美。艾克斯是一位老派的钢琴家,功底扎实,曲目广泛,他曾与马友友长期搭档演出,也活跃于室内乐演出,所录制的多张勃拉姆斯、弗雷、舒曼的重奏作品唱片广受赞誉。他精深的室内乐修养使其钢琴演奏散发出迷人的光彩,亮丽而不炫耀,清峻超逸之中自有一种别样的温暖,这种艺术特质在他演奏的勃拉姆斯《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勃拉姆斯这部作品属于“交响性协奏”,气宇轩昂,意向悠远,罕见的四乐章组合构建起浪漫

情致的宏大叙事。艾克斯很好地把握住了勃拉姆斯音乐的这种气场,他的演奏音色多变,对比强烈,既能清晰地突出钢琴独奏声部的主题形象及其音乐变化,又能极为自然地融入乐队的交响韵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曲的第三乐章,大提琴独奏的段落可谓勃拉姆斯音乐中最优美的片段,纽约爱乐大提琴首席的精湛演绎让我们领略了何为名团首席演奏家的超凡功力。艾克斯显然也陶醉于这优美的音乐情境中,他在曲毕谢幕后两次走向大提琴首席,用他热情的拥抱来表达自己对同行的激赏,这一小插曲让全场观众倍感温馨。

第二场音乐会中另一部让人期待的作品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担任指挥的是上海听众已比较熟悉的大师级指挥家迪图瓦。熟悉迪图瓦指挥艺术的人都知道,法国作品及与法国音乐文化相关联的乐曲是他的拿手曲目,他在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担任音乐总监期间(1977—2002)录制了大量非德奥体系的交响乐作品(以法国作品为代表),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乐坛的一大亮点。在我的CD收藏中,就有不少他指挥演奏的名作版

本。《彼得鲁什卡》是斯特拉文斯基早期创作的三部芭蕾舞剧杰作之一,尽管这部作品与《火鸟》和《春之祭》一样具有俄罗斯文化的底蕴,但从作品整体的音乐气息来讲,它更贴近法国艺术,这显然受到佳吉列夫的艺术趣味和二十世纪初巴黎文化氛围的深刻影响。与斯特拉文斯基的另外两部舞剧相比,《彼得鲁什卡》的音乐更为绚丽多彩,那种别饶饶趣的传奇情境与自成锋棱的幽默品格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听性。纽约爱乐这次演奏用的是1911年版本(大型四管编制的乐队),音响通透,气势宏大。庞大的乐队到了迪图瓦手中显得能量十足,泼墨大写意般的艺术表达将作品蕴含的强烈动感和流光溢彩展现得淋漓尽致。听这部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交响杰作,不禁让人对二十世纪初巴黎的艺术繁荣和绚丽舞台产生特殊的好奇与遐想。

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不仅是纽约爱乐最后一场音乐会的“重头曲目”,也是该团今夏上海之行的“大轴”,它将乐团的驻节奉献引向了最高潮。耐人寻味的是,马勒这种显现艺术智性、充满人生哲理的交响曲如今受

到愈来愈多人的青睐,这让我们再思马勒音乐独特的艺术美感和人文意义。纽约爱乐现任音乐总监及首席指挥艾伦·吉尔伯特是对马勒作品颇有心得的指挥家,2011年在纽约举行纪念911事件十周年的专场演出中,他指挥纽约爱乐演奏的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为之动容。这次现场聆听吉尔伯特指挥的马勒《第五交响曲》,印象更为深刻。无疑,上交音乐厅出色的音响效果与马勒此曲精微博大、沉郁雄健的音乐构建格外匹配。虽然吉尔伯特不用指挥棒指挥(当今指挥艺术的一种趋势),但他的手势极具效果地带动着整个乐团的艺术表现。我很欣赏吉尔伯特对第五乐章的处理,很有章法,颇具个性。回旋曲中主题与插部的多次呈现都有着速度及色彩的明显变化,高潮的一次次推进中承载着激情澎湃的精神张扬。

感谢纽约爱乐来到今年的夏季音乐节,精彩纷呈的演奏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交响音乐的华美和多彩,更让我们体悟到交响乐传统的厚重与宝贵——一百多年前,正是在马勒的指挥棒下,纽约爱乐奏起了灿烂的“世纪交响”。



前些时候上海四重奏(以下简称SQ)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全集”系列音乐会总共六场的演出当中,我听了半,感到其中一些杰出的演奏代表了当今的最高水平,可人名演之列。这样的音乐会,一生中听几次就够了。

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一个“深刻的”题材,确实有很多作曲家将自己的心言写在其中,而贝多芬为古典时期的四重奏做了总结,五首晚期四重奏也是他最后的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在德奥音乐的领域,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有近乎神圣的地位。它们几乎是每一个四重奏团都要挑战的高峰,而当一个团体能够出

色得演奏这些作品时,他们的艺术生命差不多也就完成了。我听SQ的演出包括早期杰作Op.18 No.3;进入晚期的纽带,Op.74.95;晚期的巨作Op.130、131、132、135及《大赋格》,应该是能够充分反映这一团体的水平了。将他们的演奏列入顶尖,也是除唱片外,听了一些杰出团体的现场之后做出的判断。

SQ的优点可归结为四个方面:首先,配合一流又能各自出彩;第二,擅于把握古典派美声;第三,拥有能探索贝多芬晚期深邃意境的修养;最后,就是这个团体对于音乐的热爱依旧鲜活,能被明显地感受到。四位演奏家的配合之默契足以揭示四重奏的精髓,他们各自的实力又是斤两相称,毫无软肋。风格朴素,却能在必要时爆发激情的小提琴;不显山露水,却在关键段落胜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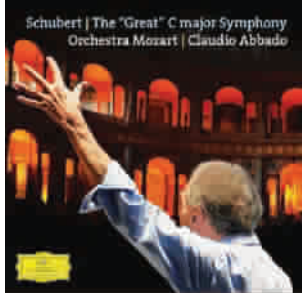
自如,修养不下于首席的第二小提琴;音色醇美,令人心醉的中提琴;还有技巧凌厉,音响雄浑的大提琴。这样的四人组成一个严丝合缝的演奏团体。尽管合作多年,我们会发现几位演奏家依然能享受音乐的乐趣,演奏没有例行公事的成分,这一点的重要可以媲美先前几方面的总合。

我听过的部分都可称为精彩,但其中最精彩,让我永志不忘的是第一场演出的Op.132,以及最后一场的全部,Op.130与《大赋格》,以及最后的Op.135。它们是一个四重奏团真正进入贝多芬内心世界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里,最深刻的也是最自由的。SQ对于Op.130的演绎可说是充分揭示了古典风格的动力感,及那种动态中的平衡,同时让我们看到,贝多芬不是一幅伟大的画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第二、三乐章,很少有哪个团体能像SQ那样犀利地表现出贝多芬的幽默感,第二乐章细微的速度变化中几乎带有

开玩笑的成分,将作曲家的幽默表现到近乎辛辣的地步,四件乐器出神入化的配合会让你想在乐章间鼓掌的。第三乐章则体现出这份幽默中典雅的一面。全曲演绎的顶峰无疑是第五乐章的Cavatina,SQ在此奏出令人忘情的境界,深度、美感与真挚,全面超越几年前哈根四重奏的现场。

对于真正的好演奏,听众就会有反应,当晚的Cavatina奏完之后,全场凝神静气的氛围已说明一切。同样将我震撼到心醉神迷的是Op.132,该作是贝多芬最后一次表现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当时作曲家大病初愈,核心的第三乐章是他献给上帝的感恩赞歌。正是在这个乐章里,SQ的各种优点得到集大成的体现,尤其是对音乐气息的控制,千回百转无尽头,接近完美的地步。

这样的系列演出都可说是一个文化事件,然而,相对去年朱晓玫所引发的轰动,它得到的关注仿佛是“不存在”的。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

演奏:莫扎特管弦乐团
指挥:克劳迪奥·阿巴多
编号:479 4652 (DG)

舒伯特始终是阿巴多最爱的作曲家之一,早年他率欧洲室内乐团录制的这位作曲家的全部交响曲,以其流露出的乐观而温暖的气质饱受好评。时隔二十余年,在执棒莫扎特管弦乐团的这份实况录音中,他则适当减缓往昔偏快的速度,透过对结构的理性布局和对乐句的精心雕琢,将舒伯特《C大调第九交响曲》中丰富的细节清晰呈现。



自从郎朗、李云迪享誉国际乐坛后,中国钢琴的新生代颇有井喷之势:陈萨、王羽佳、张昊辰……现在,与郎朗、王羽佳、张昊辰同出师门的贾然,已越来越引起关注。她弹奏的舒伯特已得到公认的好评,而她弹奏的莫扎特,我觉得更富妙趣。演奏富有诗意,注重作品内涵,技巧细腻灵敏,台风高雅端庄,这些都是贾然给人留下的印象。当然,还有她出众的美貌。



按照常规,贾然的前景应该可以是一马平川的,但不久前她在上海音乐厅的独奏音乐会告诉我们,这位外表秀丽的姑娘,内心有着执

着的追求,甚至不惜甘冒风险。据说,在商讨音乐会曲目时,上海音乐厅方面原本想让她弹擅长的舒伯特,但贾然却提出要弹法国印象派,而且几乎是全场。

相比德奥,法国钢琴作品的趣味比较特殊,比较小众。在上海,全场几乎都弹印象派的,很少见。即便是法国钢琴大师艾玛尔,最近几年来上海,除了一次在贺绿汀音乐厅学

值得期待的贾然

◆ 任海杰

术性的里盖蒂作品专场音乐会,另场在上海音乐厅的独奏音乐会,也只弹小部分的印象派。由此可见,贾然的这次曲目选择,确实是有风险的。就作品而言,拉威尔的《小奏鸣曲》、德彪西《意象集第一集》中的第二首《向拉莫致敬》,在音乐文献上有其一定的地位,然演奏效果难以出彩,也基本是公认的,贾然偏偏知难而上,显示了其内心的坚定和独到的趣味、品位以及追求,难能可贵。她的现场表现从容不迫,以静致动,技巧扎实,情景感和画面感俱佳,拉威尔《夜之幽灵》中《水妖》的凄美、《绞刑架》静谧的恐惧、《幻影》

幽灵舞蹈的节奏韵味,德彪西《意象集第一集》中《水中倒影》的波光粼粼、《运动》中漂亮的十六分音符三连音疾速轮奏,都是这场音乐会的精彩亮点。而德彪西的《欢乐岛》,真正达到了欢乐的境界。在某些意境和音响的营造上,贾然也有出色的表现。说来有意思,谭盾学生时代(1983年)的《火之诗》,这次不仅由贾然首演,而且作品风格与法国印象派也颇为相似。谭盾当年创作此曲,是否有意学习借鉴印象派,不得而知,不过整场音乐会因而显得有机统一。谭盾特意亲临现场,并登台祝贺,既是对贾然的支持,也给观众

一大惊喜。正式曲目演完后,贾然安可两首:肖邦《降A大调圆舞曲》、舒伯特《音乐的瞬间》之3。贾然最后还是以最拿手的、观众最期待的舒伯特结束整场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命名为“水与火之夜”,显然是与作品内容有关,而贾然的着装也与此相呼应——上半场一袭白色为主,间隔黑色线条,高雅性感,婀娜多姿;下半场一袭醒目红衣,光彩夺目,满堂掌声。无可否认,古典音乐已进入了视觉时代。当然,演奏家的技艺还是第一位的,仅以这场音乐会而言,贾然如果要在印象派上更有作为,在音色、气韵和触键等方面,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好在她年轻,又走在了一条正道上,前景值得期待。